



《新四军军歌》旋律中,有长江黄河滚滚东流的浩然风骨,有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章熙建



作为军人,每每唱起《新四军军歌》,我总感受到一种磅礴的力量。那是长江、黄河滚滚东流的浩然风骨,是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1979年隆冬时节,一长溜长途客车满载200个新兵奔向军营。当车队沿着盘山公路驶上险峻山顶时,第一辆车上的女军医突然起身,手指着山峦间的一个村落说:“瞧,那里就是云岭,当年的新四军军部驻地!”

说着,女军医转过头,面向满车的新兵扬起双手说:“新战友们,今天我们就来学唱《新四军军歌》。学会这首军歌,记住你们是来自‘铁军’故乡的战士!”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那个暖阳初照的晌午,激昂旋律敲击着年轻战士的心扉,更把英雄基因植

入了大家的血脉。而我就身处于这群激情澎湃的新兵中。

我们一路高唱《新四军军歌》,进入驻守长江口的海防某团。后来我才知道,海防团的前身来自原新四军某团。这份特殊因缘,令我对《新四军军歌》情有独钟。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了云岭,在罗里村拜谒了“种墨园”“大夫第”等几处新四军军部旧址。

1991年春节,听说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已经建成,我内心激动不已。可到云岭时正碰上下雪,陵园并未开放。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镇武装部,赶巧值班干事的妻子就是陵园的民兵解说员。

那天,占地15公顷的皖南事变烈士陵园里,冒雪赶来的民兵解说员认真地为我讲解。遗憾的是,我未能走进珍藏着大量文物的皖南事变陈列馆。在纪念主碑前,我高声清唱了一曲《新四军军歌》。那一刻,寒风的呼啸,恰似给

我歌声的伴奏。

2006年夏末,我作为团政委,率队到皖南山区驻训,途中在泾县县城附近的一处山里设置宿营点。这一次,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皖南事变陈列馆。听着讲解员的叙述,我的思绪飘到了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9年2月,春寒料峭,云岭陈家祠堂里却气氛热烈。新四军军部为周恩来副主席来皖南视察举行的晚会上,一首首战歌令全场高潮迭起。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用法语高唱了《马赛曲》:“前进,前进……我们渴望珍贵的自由,决心要为之而奋斗……”

面对经久不息的掌声,陈毅感慨地说:我们要是有一支新四军战歌就好了。周恩来点头赞同说:好呀!你是诗人,你就写个歌词嘛!

返回苏南后,陈毅于战事倥偬中抓紧构思,3月底就创作出分3段、共35行的叙事诗《十年》。该诗以新四军传承北伐“铁军”精神、弘扬红4军光荣传统和锻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坚强斗志的10年战斗历程为主线,涵盖新四军的政治信仰、作战方针、军民关系和优良作风等内容。之后,新四军组织人员进行集体讨论和修改,形成了分两段、320

字的歌词,并由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一首雄壮昂扬的战歌由此诞生。

虽然时隔几十年,但穿越历史风云的经典仿佛就在眼前。伴随展厅里响起的旋律,一句句歌词在我眼前演化成一幅幅血火画面——

我仿佛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创立赫赫战功,这是新四军“铁军”威名的由来。我仿佛看到井冈山红旗漫卷,冲破“敌军围困千万重”,以“党指挥枪”,培塑出新四军的永恒军魂。我仿佛看到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风餐露宿、浴血奋战,锻造新四军钢铁般的“筋骨”。我仿佛看到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英雄将士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践行着永远不变的宗旨……

追寻《新四军军歌》的旋律,我到过武汉、南昌和盐城等军部驻地,也去过井冈山和茅山等革命根据地。在我看来,这些闪耀于中国革命史册的地名或山名,早已成为“铁军”战歌镌刻在大地上的鲜活注脚。

在云岭新村的新四军文化礼堂旧址,我读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1939年7月1日中午,新四军军部

选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8周年纪念日,组织军歌试唱、练唱。当歌声在山谷间回荡时,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军部宣布,将军歌正式定名为《新四军军歌》。

正在这时,天空突然出现十几架日军飞机,一阵疯狂的俯冲投弹,村庄、山林顿时陷入火海。军首长果断命令指战员,立即出动灭火救人。

在江苏常州,我曾听新四军女战士沈若兰讲述过一段战斗经历——

1943年11月的一个夜晚,沈若兰跟随指导员化装传送情报。在穿越封锁线时,指导员中弹受伤,刚说完接头地点就牺牲了。沈若兰赶到接头地点后,用一段《新四军军歌》取得地下党的信任,及时完成了任务。

在闽北赤石镇,我曾聆听一曲穿越83年时光的刑场壮歌——

皖南事变中,宣传队员任光壮烈牺牲,他的妻子、新四军政治部干事徐彻重伤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徐彻利用集会时机登台唱歌。后来,敌人才知道,徐彻是用德语唱的《新四军军歌》。

1942年6月17日,新四军被俘人员发动了著名的赤石暴动,40多位新四军人员挣脱魔掌,徐彻因受伤再次被捕。两天后,徐彻与70多名战友惨遭杀害。他们是高唱着《新四军军歌》,高昂着头颅走向刑场的。

至此,我想起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在书稿中写下的感慨:“我在这里听到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其中唱道‘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在敌后的长江下游流域,没有再比这句响亮的歌词更受欢迎的了——‘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山河无恙,战歌不朽!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在忻定平原

■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

郑红羽 赵 鹏 张永康

太阳爬出山,我们也爬出了山。好冷的春天的早晨,山下就是富饶辽阔的忻定平原。

前方传来情报:敌伪今天9点要在贾庄召集“治安强化扩大宣传大会”,限群众7时半到齐,违者严惩;又有情报说,伪定襄县长、新民会主任、日本顾问到了李庄,附近各据点敌人没有增加。

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兴奋。我们订了新计划:把敌伪打跑,使他们开不成会,我们在原地开会。

战斗从早晨打到上午,敌人的大会没开成,“太君”“兴亚皇军”们丢了人,在他们的“奴隶”面前被打了耳光,失了尊严,滚蛋了。

我们进村一看:呵!真是清水洒街,黄土铺道,村公所里摆着八仙桌子太师椅,桌上的清茶点心,刚动了几块,几张凳子倒在地下。这告诉我们敌人逃得多匆忙。

我们用敌人粮桶桶里的糠糊,贴上我们的军区布告和中、日、朝鲜文的宣传品、图画。群众用一种多么热烈又惊喜的眼神在望着我们啊!

宣传队刚要出村,敌人增援了。战斗又从晌午打到下午,把敌人打了回去。

黄昏,队伍在村里吃饭,村子里的人围拢来,谈着问着。临走时,老乡们说:“咱们能不能总在一块呢?”另一个老汉说:“没听说还有两年吗?”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到附近一个村子宣传。敌人在这村子有着无数的暴行:用毒气毒死了49个人;几次用枪射击向山上逃跑的无辜人们;以“通八路”为名,把孩子爸爸杀死,又轮奸孩子母亲,吓疯了孩子;抢过14大车粮食……群众把这些苦难告诉我们,眼泪中满是仇恨。

忽然村边有手榴弹响了,群众的脸变了颜色。人们在街上奔跑着,惊惶而恐慌,但看见我们在镇静地工作——贴写着标语,却希望能够平安。半小时后,我们俘虏来了一个衣服槛褛的伪军,告诉群众,14个伪军被打退了8里,跑回王八窝去了。

我们准备演出了。舞台布置在敌人放过毒的房子的东邻。群众几乎两年都没有笑过了,今天看我们演出方言剧《糖》,看到剧中“皇军”挨打时都痛快地大笑了。演出给了他们希望,让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演出时,我们有人在隔壁房子写了几句话:“谁毒死你的父母妻子?谁毒死你的姊妹兄弟?记住这笔血债,我们要向敌人讨还。五更天虽然黑暗,不久就要天明了。”

(标题为编者加,文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走近抗战英雄

北京还叫北平的时候,北平之北的密云县及周边被称为平北。

由夏至秋的季节里,密云水库之畔的石城镇河北村,是人们周末闲游的好去处。而我来此,则是为了追寻一位烈士的足迹。

站在水畔,波光粼粼;极目北望,山色苍翠。远处白云下的群山之巅,似有一条“白龙”卧于险峻的山脊之上——那便是密云的长城。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很快占领东北,并扶持起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豺狼欲壑难填。占我东三省后,侵略者的步伐一刻都没停下,一路南下直抵长城。日本大肆开动宣传机器,妄称长城为“满洲国界”。“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一曲广为流传的《长城谣》,道出了当年中华儿女的悲愤与不甘。

“找纪念馆?往那边村头。”顺着一位老人所指的方向,一座宛如八路军军帽形状的灰色建筑物映入我眼前。建筑物大门边,一左一右两块牌匾——右边是“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史展馆”,左边就写着我要找的那位烈士的名字——“白乙化烈士陵园”。

白乙化,满族,1911年出生,辽宁辽阳人。九一八事变那年,他正好20岁。东北沦陷消息传来时,白乙化正在北平的大学校园里读书。火一样

的青春年华,却亲历人民蒙难、山河破碎。纪念馆陈列的照片里,90多年前的那位青年学子,戴着学士帽、穿着学士服,眼神明亮、表情坚毅。我注视着他的照片,努力去感受这位学子彼时“国难当头,先去杀敌,再来读书”的悲愤心境。

抗战期间,一个“东北流亡学生”的群体走上历史舞台。这群东北籍热血青年不甘沦为亡国奴,四处寻找抗日救国道路。他们中很多人最终选择跟着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满族青年白乙化,正是其中的代表。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一群同乡同学加入八路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平西、冀东、冀中……馆墙上的地图中,这些战斗坐标如铁钉般楔入日军华北统治的心脏。敌人未曾料到,距离日军华北大本营近在咫尺的地方,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的敌后战场。1939年,七七事变两周年之际,报刊上这样一则消息曾振奋全国抗战军民——烈日当空,一队队手持长枪、身背大刀游击队战士冲出

血沃幽燕

■张亚楠

青纱帐,跃上卢沟桥,向守桥的日寇展开进攻。这支游击队,正是白乙化所率领的队伍。

1940年4月,为完成上级党委“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部署,白乙化奉命率晋察冀军区步兵第10团直插平北敌后。该团在八路军中颇为特殊,因营连以上干部多为大学生,又被誉为“知识分子团”。

平北,被日军视为“满洲国的西大门”,在此重兵驻防。此前八路军几度挺进,皆因敌人强大、环境险恶而未能立足。受命之际,白乙化代表第10团官兵发出誓言:“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

群山之中,抗日的枪声不断。“十团白团长,人称‘小白龙’。鬼子吓破胆,抗日真英雄”,这样的歌谣被孩子们传唱在长城脚下。“小白龙”的队伍在此如潜龙入海,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机智灵活、神出鬼没,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夜不能寐。平滦密抗日根据地,成了插在日满咽喉上的一根刺。据战友们回忆,白乙化军政皆

通,能文能武,颇受官兵敬重和百姓爱戴。我想,如果他能活到革命胜利,一定是位战功赫赫、闻名天下的战将。

纪念馆对面就是白乙化烈士陵园。穿过牌楼,沿石板甬道而上直抵山顶,白乙化烈士雕像巍然矗立。其实,烈士的牺牲地并不在这里,而在离此约2.5公里处的长城隘口鹿皮关旁。1941年2月4日,白乙化指挥部队将一队伪军逼入此处。在巨岩上指挥战斗时,他不幸被子弹击中,牺牲时还不到30周岁。

他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吗?我抬头看到白乙化烈士陵园入口的牌楼上,萧克将军题写的“血沃幽燕,名垂千古”8个大字苍劲夺目。我站在他的雕像前,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午后阳光慷慨地洒满山坳,远处密云水库波光潋滟,山脚下村庄宁静,人们幸福生活。我想对他说:白团长,你看,你当年想“打过长城,打回东北,把日本强盗赶过鸭绿江”的愿望,早就实现了;你想“把整个中国建成一

岁月长歌

不朽的光芒

■李 正

抗战的烽火虽已远去
但记忆的引线仍在燃烧
一个身影高举着军号
把冲锋的旋律再次吹响
那熟悉的音阶响彻天地
早已融入万众民心
滚烫的血液,浩浩荡荡
如奔涌向前的长河
吼出一个民族不屈的乐章

每当历史发出无声的呐喊
我们便会记起夜空中璀璨的星辰
一个身影高举着火把
把前行的道路照亮——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他们用钢铁之躯
将辉煌凿刻于大地之上
英雄的体魄如紧绷的弓弦
把整片泥土,伴着寒霜
融入身躯,化作星火

是什么在群山之巅闪耀——
一群身影高举着红旗
屹立在蓝天之下
岁月中回响英雄的召唤
一群星,一遍又一遍
在云天壮阔的天际闪耀
放眼河山,金色星火
血熔熔灿烂的梦想

我们倾听着,寻找着
历史的暴风雨在耳畔呼啸
仿佛看见满城的烈火
被一个巨人的胸膛扑灭
硝烟淹没纪念馆的橱窗
所有沉寂的喉咙重新震响
当天空闪现跳动的音符
那是孩子们的风筝飞过的地方

仰望千百万民族英雄
他们是无名的屏障
是青筋暴起的臂膀
怒吼着把我们托举起来
不断向上,向着更大的凯旋
进发吧!
胜利的歌声
像一首长诗
把精神传唱——
奔涌的大河啊,气魄不凡
让我们一起把军号吹响
把火把点燃,把红旗高举
汇聚成一束不朽的光芒!

个新的天地”的期盼,也成了我们如今的日常。

离开时已是日暮。车再次驶上高速,后视镜中的密云渐行渐远,沉入群山暗影中。远处的北京城华灯初上,一片璀璨。



图为辽阳白乙化故居中的英雄雕塑。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